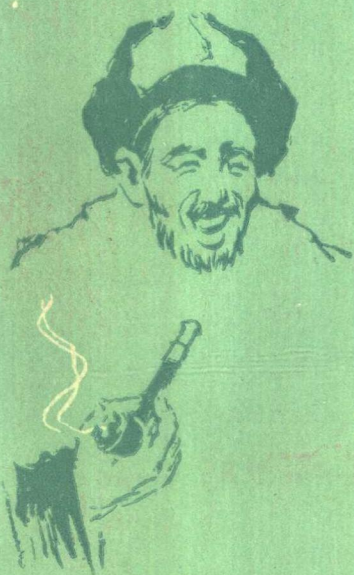


I247.7/46

闯关东的汉子

刘亚舟 岳治成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库存书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何 力

闯关东的汉子

刘亚舟 岳治成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7 8/16 · 字数 148,0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14,9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61

定价：0.55 元

目 录

· 刘亚舟 ·

- 1 闯关东的汉子
15 小两口与老两口
32 乐 和 老 头 儿
47 雪 野
79 X 的 沉 思
93 小 星 儿
102 门 铃

· 岳治成 ·

- 109 重 新 上 车
127 障 碍
137 开 园 之 前
149 春 之 歌
167 雨 过 天 晴
185 隐 患
205 蹦不高与踩不扁
220 宽 恕

闯关东的汉子

一

王槐今年五十八岁，在桦树屯已经整整住了四十年。

四十年前，他领着老娘和小妹闯关东，在如今的县城林口镇下火车，出站就打听这一带哪块儿土最肥？有个好心的老爷子告诉他，北大荒的土地没有不流油的，不过，最肥还数刁翎大甸子，那才是种黄豆收金疙瘩的好地方。于是，在一个炊烟缭绕的黄昏，这一家逃荒的关里人，象几片飘零的枯叶，悄悄地落进了桦树屯。

当时桦树屯有三家粮户^①。三家掌柜的^②都抢着收留他们。财主们相中了这娘儿仨穷：穷人不惜力、不贪财，越穷越能干，给一点好处就满足。财主们还相中了王槐的身子骨：这个十八岁的汉子大高个儿，粗骨棒，虽是眼时瘦得皮包骨、直打晃，但给他吃上一个月的粘豆包、大豆腐，不愁他硬壮不起来，准是一条牯牛汉。这个新来乍到的长工见谁都害怕，不单怕东家，还怕一块儿扛活的穷伙计，甚至怕屯里的任何一个小孩儿。就是见了小猫小狗，他也低下头，绕开路，躲

① 粮户：地主。

② 掌柜的：当家的人。

着走。躲狗，是怕咬；躲猫呢？怕惊吓了人家的小牲口，惹得主人不乐意。

这个象耗子一样老实、象牯牛一样硬壮的王槐，纵然是累断腰筋，也没能称心如意地养活老娘和小妹。来北大荒后的第二年，娘白了头，瞎了眼。一个秋风秋雨的日子，娘到井沿儿打水，掉井里淹死了。娘死没几日，九岁的小妹被人贩子骗走了。兄妹一别，便永无音讯。

王槐闯关东没混好，自然无颜回乡见父老。他一直盼着能有衣锦还乡这一天，可是这一天咋也盼不到。直到“文革”后期的一九七四年，他才窝窝囊囊、丢人现眼地回了一趟家；从关里一回来，就病了，一病就是小半年。那场病，使他不胜凄凉地发现：“完了，王槐老了！”他有个理论，认为人到了总爱翻腾旧事的年龄，那就是离棺材不远了。

就是从那年起，王槐常常不由自主地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弯弯曲曲、坑坑坎坎的路。他觉得，为摆脱贫困，为发福生财，他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，就是把关里那几亩薄地、几间老房留给弟弟守着，自己领着老娘和小妹来闯关东。可是，那一步，等于是从苦窝挪进祸坑，短短二年光景就毁了娘丢了妹，落个伤心落泪、家破人亡。王槐觉得他这辈子最大的时来运转，是共产党领穷人闹翻身那年；那年他分了牲口分了地，还分了一只小母鸡，转过年他就娶上了媳妇成了家，有了一个象火盆里刚生上炭的小日子。又过了几年，王槐盖上了三间窗上镶玻璃的大房子。搬进新房那天晚儿，他到妈妈坟上好一顿掉眼泪；他心疼妈妈没有福，没见到王家这好光景。置下房子后，王槐本想再攒

一年钱，回趟关里家，可惜好景不长，第二年秋就成立公社了，自此王槐家炭火盆一样的小日子，总是三天明两天暗，时冷时热的。

七四年那会儿，王槐想当年，看眼前，觉得他这辈子就算这么的了，象个哑巴似的等着满肚子辛酸地进棺材吧，要想发旺起来，精神起来，除非等到烂成泥、变成灰，随着清风飘到天上去。

王槐万万没想到，他还会有今天。

去年，屯里心眼细的人就曾发现，一向心事重重的王槐跟早先差样了。今年，到了这过了初一过破五，欢欢喜喜闹正月的时候，连没换齐牙的孩子都看出来：老王头抖起来了，神儿起来了！

孩子们看出老王头抖，大概是见他换了一身新皮袄。这件藏青色礼服呢面的新皮袄，是地地道道的二剪茬、小麦穗，是正儿八经的羔子皮、名牌货；穿身上，火炉一般暖，窗纸一样轻，新姑爷一样中看。按说，这袄倒也不是什么堆金山、码银垛、一般人买不起的大不了的玩艺。只是，光板老羊皮筒子，穿身上照样发暖，说不定还更能显出庄稼汉的粗犷气概；棉袄棉裤絮得厚厚的，照样抵御风寒，照样不怕那滴水成冰、小鬼龇牙的三九天。庄稼人不是手上的票子多得派不出用场，谁肯置这样排场的物？再说，若是屁股上的裤子露棉花，身上还套件这么亮眼的袄，那等于是出洋相、穷臭美，那会叫人家笑得大牙不掉二牙郎当。王槐是真的阔了才穿这袄呢！要知道，还是在他刚来关东那年冬，他看到东家身上穿了件这样的袄，那时他就咬着牙发狠儿地想：“等着，等我

发财的！……”他这是几十年夙愿，今朝得偿。

孩子们说老王头神儿，是从一个很不起眼的、值不了二斤烟叶钱的小东西上看出来的。说起来，那大概是王槐四十七、八岁的时候，一天晚儿大队演外国战斗电影，当有个最大的官在银幕上一出现，看电影的孩子有不少尖着嗓子叫起来：“哎呀，老王头，快看老王头！”那大官当然不是老王头，而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。第二天在田里有人逗王槐：“大叔，凭你这身材，这面相，这两撇‘牙克西’式的小胡子，你若再叼上个烟斗，肯定跟电影上的斯大林一模一样。”王槐听人把他比做这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一时心里挺舒坦。不过，他没心思叼烟斗：“忧愁把眉头都压皱了，神几个屁呀，叹气去吧！”可是，今年，当王槐穿上新皮袄那天，他当真叼上了紫檀木烟斗。

二

王槐的阔气儿和神气儿，给桦树屯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甜美的新鲜气，人们非但不妒忌他、嘲讽他，还都豁然地感到一种理当如此、如愿以偿的快慰。唯独王槐的女儿小凤，看着爹爹这不寻常的样，总是忍俊不禁。

这天晚儿，猪进了圈，鸡进了架，小屯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一点点静下来，王槐一家子，围起桌子吃晚饭。刚摸起筷子没一会儿，炕沿儿上的小凤就嗤嗤笑出了声。妈妈剜了女儿一眼，申斥道：“十七大八的姑娘没正形！”

王槐觉出女儿是笑他，不过老汉一点没生气。孩子瞅见爹爹笑，有啥不好呢？比孩子瞅见爹爹愁强一万倍！他的粗

大的手指又把酒盅捏起来，“吱——”，这一口掬得更响亮！

“哎呀我的妈呀！”小凤一声叫，从炕沿儿上掉到地上去。妈妈刚要瞪眼睛，就见女儿笑得直不开腰地捂着肚子说：“你们看我爹，喝酒就喝酒呗，还弄出个响来干啥呀！”

小凤这一说，惹得全家人笑得没个完。小孙子居然上了爷爷怀，揪住那撮“牙克西”小胡，非叫爷爷再给弄出个响来不可。

.....

王槐一家是欢乐的，王槐的内心是宁静的。不想，这欢乐和宁静，被关里家的一封来信给破坏了。信是小凤叔叔写来的。

亲爱的哥嫂见信如面：

- 你们腊月的来信收到了。知道哥嫂过上了抬头日子，弟弟全家乐得合不拢嘴。可是，从信上看到，哥嫂那还是由生产队拢着干，弟弟因此又担心你们那里穿旧鞋走路步子小，哥嫂的生活变化慢。咱们老家这儿，从前年起就包产到户了，真正的一步一层天呢！所以，弟弟写信请哥嫂快快搬回来。照眼下的光景过下去，二年后关里肯定比关外富，那时下关东的都想往回搬，咱庄就不一定都收了。昨日弟弟已请大小队干部来家，酒桌上他们已答应让哥哥回来。俗话说：“家乡的土，心上的肉；家乡的人，连筋的骨。”希哥嫂见信速归，以图早日团圆。

弟王林敬上

1981年2月10日

自打接了这信，王槐没一日能吃得香，没一夜能睡得稳：老家变化得不得了，还会变得比关外富，天哪，那该是个啥样子呢？家乡的土、家乡的人，天啊，心弦子要给揪折了！

过了正月十五，王槐坐汽车出了二百里刁翎甸，要回老家看一看。不让他回去一趟不行了，用小凤的话说：“俺爹快魔症了！”

在县城林口上了火车，老汉找位子坐下后，故意把皮袄大襟掀开来，让那雪白雪白的小麦穗在外郎当着；又故意把紫檀木烟斗叼得高高的，样子真有点象大元帅。他还买了一袋苹果、一袋糖，明晃晃地摆在茶桌上。尽管老汉拉出一副非同寻常的架儿，可他眼睛里却不时露有畏怯的光，这时他心里翻腾着一个他啥时想起啥时窝囊得直想哭的记忆：

那是六年前，一九七四年的正月里。那咱，王槐也收到弟弟一封信，不过，那可不是劝哥哥返籍回乡的信，而是跟哥哥商议，说他在关里穷得实在没法混了，他也要搬到关外来。一见那信，王槐的心就象掉进了油锅，不到三天工夫，上嘴唇就烧起一层明晃晃、水灵灵的大泡，两个眼窝乌青乌青的，好象塌下去了半指深。王槐不同意弟弟来，他认为弟弟在老家再艰难，也比来桦树屯好混。不是怕乡亲笑他没出息，他王槐还早想搬回去呢！然而，不让来归不让来，毕竟是一奶同胞呀，弟弟苦到了啥份上呢？王槐决定回关里看一看。可，回老家的盘缠在哪儿？那年月，集体穷掉了底，社员掉底穷，王槐家不欠三角债，这已算好得拔尖的户了；年年到头队里开不出支，庄稼院唯一的来钱道是靠几只鸡屁。

股，那够干个啥呀，够买盐的不够买碱的。也是王槐探望弟弟心切，他一咬牙，把头些年给自己和老伴儿预备的料板^①稀烂贱地卖了。他带着这钱出了刁翎甸，到林口去票房子订票时，忽听有几个小青年在吵嚷：“买票？傻子才买票！人民列车人民坐，不坐白不坐！”王槐朝票房子外面一瞅，可不是，不打票的人多去了，缕缕行行地全钻墙豁子进了站台。老汉含泪瞅瞅手里的钱，胆儿一壮，生出一个念头来：“俺也不订票了。省下这钱，多给孩子叔撂几个。”王槐无票上了车，不想车子开动不一会儿，车厢里就来了一伙验票的。为首的是个年轻人，此人头戴蓝色硬盖帽，身穿油渍麻花的黄棉袄，胳膊上套着印有“执勤民兵”字样的袖标。王槐一见这伙人的影，浑身就吓得筛开了糠，没等人家走到他身边，他就晕头晕脑地站起来。其实，这伙验票的并不挨个验，只是拣不顺眼的问一问。王槐惊恐的双眼直勾勾地瞅着那年轻人，刚想叫“同志”，可一看那张脸恶狠狠的能吓死人，不由自主地改口叫了一声“老总”，同时还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他结结巴巴地对人家说：“老……老总，我是庄稼人，没……没有来钱道，我没……没订票。”那年轻人象根本没听到他说啥，扯住他的棉袄下襟猛力一抖，嗖嗖嗖，他胸口下的三个钮扣象自动步枪的子弹似地连发射出去。年轻人的手腕又一翻，露出王槐棉袄里子上精心密线缝制的暗兜。继而又听“卡——”的一声响，暗兜被撕掉了，一叠揉搓得黑糊糊、软瘫瘫的票子，啪塔一声落在地板上。年轻人耸耸鼻子冷笑一下，陡地一翻眼珠

① 料板：预备做棺材的木板。

子道：“没钱？老狐狸！小生产就是不要脸，对这些孳生资本主义的家伙，不可手软；给我罚，狠罚！”王槐扑通一声跪下去，梆梆梆给年轻人叩响头；一急之下，央求的话说得也流利了：“啊，老总老总！别罚俺呀，求你开恩别罚俺呀！俺是穷人，俺是顺民，俺从根儿就守法，民国年间下关东，俺穷得丁当响，那都打票了……”那年轻人本来已扭身走了，这时又回过头来：“瞧瞧，对小生产不施以无产阶级专政铁掌行吗？国民党时他守法，共产党时他就不守法。哼，罚！不服罚，就关起来他！”具体办理罚款手续的人心眼还不错，给王槐留了回来的打票钱，还给留了五元钱伙食费。

六个年头过去了。如今王槐又坐在火车上。他很想再遇上那个年轻人，老汉想叫那小子撸开眼皮仔细看一看，当年姓王的没打票，那是死逼无奈的，可不是老子不要脸。老汉肚里还憋足了话，他要狠狠儿责问责问那小子：你算干嘛吃的？小猫没眼睛——瞎虎！

当然，王槐也有些怕见到那年轻人。不管怎样说，他终究是在人家手里丢过人、现过眼，损伤过一辈子也难以熨平的自尊心。他特别怕一但两人相遇时，那年轻人会撇嘴笑他；他一想到被人家小瞧的场面，心就慌、脸就红。

车子过了牡丹江，过了哈尔滨，王槐也没见到那个他既想见又怕见的人。他坐的这节车，列车员是个穿一身蓝的姑娘。这姑娘一次又一次到他跟前倒水，一声又一声地甜甜脆脆地叫他老大爷。王槐对面座上，是两个穿戴不土不洋、说话有板有眼、模样象大干部的中年人。这两人也是一口一声老大爷地跟王槐搭话儿。听说王槐是刁翎人，他俩似乎对他

更尊重，齐声夸刁翎烟丁毒^①少，是国宝，还说国内国外都抢刁翎烟，还劝王槐自留地种烟，并让王槐回屯建议队长多种烟。

“人们都不小瞧我呢！”王槐几次得意地这样想。起先他以为，人们这样待他是出自那亘古不变的理——衣帽取人。后来他看看自己这双粗赖赖、硬棒棒的手，才知道自己就是穿上蟒袍玉带，别人也能认出他是爬地垅沟的老庄；因而他又想：人心变得厚道了、软和了，看重俺庄稼人了……

三

王庄离火车站六里路。傍晚儿王槐下了车，叉开大步猛劲儿走，不一会儿便进了庄。

家里的门楼新漆过。他一跨进院，心中陡地翻热浪，鼻尖一酸，眼里簌簌落下泪。六年前，他家，进了破败斑驳的门楼，象进了凄清荒凉的坟地，满眼都是死沉沉、破糟糟的，唯一能显出一点活气儿的，是一只拴在窗棂上的、见了人连眼都不愿睁的老母鸡。而今，房子翻修了，当年长出了蒿草、长出了小树、生满了苔藓的瓦块揭掉了，换了机制红瓦；门窗的框子也都重刷过，天蓝色的油漆在太阳照射下闪烁出秋水一样澄澈而柔和的光。

“变了，变了！”王槐心里这样惊叫，随之便是一声走了腔调的呼喊：“我说二林兄弟呀，哥哥我来哩！”这一声喊，吓得满院的小鸡叽叽嘎嘎、扑扑楞楞地乱飞乱窜，一朵雪白耀眼的

^① 丁毒：尼古丁，系王槐所误。

绒毛竟飘飘摇摇地飞上了天。

王林从屋里跑出来：“娘哎！俺哥，俺哥，俺哥来哩！俺嫂哩？孩子哩？”

“呵呵呵，哥是自个儿来的！”

“咋的哩？”

“呵呵，哥先来看看。”

“看么呀？信上写明哩，报上天天登，广播天天讲，包产到户好的没法说……”

“外荒^①也正发旺，冒地要走，难舍哩！”

“咳——，真是！”

王林女人领着孩子迎出来，把王槐让进屋。弟媳埋怨大伯子：“俺哥也不先打封信，说准来家的日子，让你侄骑车上站接。”王槐这才看到，靠墙停了台崭新的“大金鹿”，跟关外家里去年新买的那台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时候，王槐进院之前曾有过的难为情之感，完全消失了。六年前王槐来家，临走仅给弟弟撂下五元钱；尽管这五元钱已是王槐全部的往返伙食费，但他还是嫌撂的太少了，太对不起弟弟一家人了。

弟媳跟大伯子拉会儿呱儿，就到堂屋做饭去了。王槐紧着嚷嚷有啥吃啥，不必费事，可弟媳硬是不歇手，硬是爱费事。上次来弟媳因杀那只鸡敬客，被王槐好一顿数落。弟媳流着泪对他讲，他不单是她的大伯子，还是她的救命恩人；她五岁那年有天掉进水塘差点淹死，是王槐跑去把她救起的。王槐听了弟媳讲，才影影绰绰想起有过那么一回事。可是，

① 外荒：关内人对北大荒的旧称。

今天，王槐早又记不得那回事了，看到弟媳不惜破费招待他，他又要数落弟媳了。

.....

王槐在老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。靠近了清明节，他才回到桦树屯。

到家这天晚儿，他把从老家带回的大红枣、落花生捧出来，一家人吃得欢天喜地的。突然，老汉开口问孙子：

“花生香不香？”

“香。”

“大枣甜不甜？”

“甜。”

“好吃吧？吃够没？”

“贼好吃，一辈子也吃不够。”

“这些东西，你老奶家海去了！”

“真吗？那你咋不多多的多多的往回拿呢？”

“不用拿那么多。咱们把家搬回去，坐在炕头成辈子吃。”

听王槐说出这番话，一家人除不懂事的孩子全都住了嘴，全家吃惊地看他们的一家之主。静场了一小会儿，嘴快的小凤向爹爹要起厉害来：“爹你说啥？你是老糊涂了，还是在说梦话？俺们不是叫你回去看看就拉倒吗，你咋还没死了搬家的心？”

“你爹眼见为实了，包产到户好着哩！”老汉这是真心话。在老家他亲眼见到的新变化，够他说个三天又两晌。他想搬回去，并非为发财。王庄人多土地少，一个农户只能包到巴掌大一块田；锅台上跑不开千里驹，这么点地不会有啥大铺

排，不过是闹个有吃、有穿、有钱花，不再让国家倒贴粮，还能对国家有贡献。王槐所以想搬回去，主要是觉着老家那日子过得舒心，没有窝囊气可受，一个人可以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，劳动多少都是自个儿的，队长搂不着，支书占不着，县里社里的那些黑爪子来，也鸡刨狗掠不着。

王槐这个头等重要的理由没能说出来。因为，不等他张口，小凤那铁榔头一样的话，就当当当地把爹砸得招架不住了：“爹呀爹，你真气人！鼠目寸光，死顽固！你愿单干你自己走，别在这些人头头上打馊主意；让俺离开大群儿，去冷冷清清要单，俺活不下去！”

小凤这话太重了，妈妈和哥嫂又都吃惊地瞪大了眼。小凤自己也看出，爹爹那两撇“牙克西”胡，左一撇，右一撇，不住点儿地撇，好象野马驹子。于是，她忍不住又嗤嗤地笑，边笑边扳着爹爹的膀子耍娇说：“不让你走了，不让你走了，俺还要守在你身边养你老呢！”

妈妈想把紧张气氛缓下来，和声细语地接过女儿的话：“对，这才是妈的好姑娘！留住你爹，养他老。你爹说的没错呢，咱家单干那会儿，粮食就是打的多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叔那儿可不行；你叔统共包了六亩三分地，还没咱家的自留地多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还不知，你走后，队上又给社员扩自留地了，咱家都扩到九亩六了！”

儿子也说了话：“爹愿包地单干，在咱这儿也不是不行。最近省委再三强调因地制宜落实责任制，咱屯山边子、河夹心那些拖拉机磨磨不开的零碎地，队上也都朝外包呢。地块、产量、工分，早就定下来写到了大红纸上，在大队门口贴了

半个多月，可就是一户包的也没有……”

老头子不再吭声了。小凤不知有啥事捞起头巾匆匆走了。王家的一场风波，起的急，落的快，就这样平静下来了。

然而，王槐在炕上再也坐不住屁股了。他临离关里老家时，口口应承弟弟，回来就搬家。他没想到，桦树屯对他这个家的吸劲儿这么大，致使他瞪眼搬不动。咋办好呢？要不，打信让弟弟搬这儿来？这块儿也敞开了包产到户的口……

王槐下炕出了屋，眼见为实，他要去看看大队门前贴的那张大红纸。怪呀，半个月了还没人包，是产量估的太高呢，还是工分定的太少呢？

大队设在村头上。王槐一走过去，就听大队小伙房里一派猜拳喝酒的号叫声。他隔玻璃朝里一看，肚皮立时就气鼓了：娘的，这又是哪个衙门口的狮子？又在喝庄稼人的血汗呢！

叫这口气憋的，王槐简直铁了包产单干的心。他腾腾腾走到门前，一眼就看到了墙上的大红纸。门灯很亮，纸上的大字小字都看得清。王槐看了足足有一顿饭工夫，越看心里越搅疑团：产估的不高呀，分给的不少呀，咋会谁都不包呢？是满屯的人都跟小凤一样，不愿要单儿？

烦人的猜拳喝令终于停下来，王槐隐隐听到有拖拉机的奔跑声。他循声看村外，呵！远处的大排地里，果然跑着桦树屯的拖拉机群，一条条、一道道车灯的光亮，象大鲶鱼的长须似的，在水一样既混浊又清亮的夜色里，摆摆晃晃，扫来扫去。哦，准是机耕队抢着种麦呢！

王槐又朝更远处看。在大地的边缘，在乌斯浑河的对岸，

暗蓝的天幕衬托出一带黑黝黝的城垛口一样的山脊，那，就是令人着迷的完达山。桦树屯集体的蜂场、鹿圈、木耳营和人参园，全都散落在那山沟沟里。天哪，那里装了多少钱啊，简直是座取不尽、花不光的大金库！

想到钱，王槐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衣兜。去年冬开支那天晚儿，嘎嘎新的票子塞得两兜鼓鼓胀胀的，最后没塞下，他不得不一只手里又握了一把。那晚儿，他象个醉汉一样，是迈着莲花瓣碎步回家的。

此刻，王槐又甜蜜蜜地沉陷在那醉人的意境里了。他彻底忘掉了刚才想要包地单干的事。他冷丁想起，这次回关里在火车上，那两个大干部模样的人对他说的这些话；他觉得应当立即去告诉队长大老张，国内国外都抢咱刁翎烟，今年该多种烟……

他急起步朝队长家走。在小伙房窗下，他忿忿地啐了口：“呸！你们等着瞧，党中央是不容你们这样的！”

老汉边走边抬头望。噫！半片嫩嫩白的新月，缓缓地升上了刚刚长出毛毛狗儿的柳梢头……

一九八一年七月于牡丹江